

人活一世

舒群

著

“人活一世”——一种“繁华落尽见真纯”的风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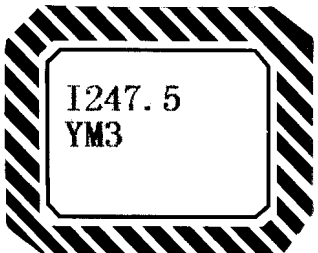
一种“繁华落尽见真纯”的风致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野莽 著
人活一世
renhuoyishi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I247.5
YM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活一世 / 野莽著. 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04.10
(金书架)
ISBN 7-5008-3413-6

I. 人… II. 野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2870 号

人活一世

野莽 著

出版发行: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100011

电 话:(010)82075934(编辑室) 62005038(传真)

发行热线:(010)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版 次: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190 千字

印 张:14.75

印 数:1-8000

定 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
录
mu
lu
目
录

人
活
一
世

父亲	167
惊人之举	090
人活一世	001

人活一世

二十世纪最后一个秋天的晚上，过罢五十一岁生日的老咎喝了几口小酒，晕晕乎乎地靠在沙发上，像整理一本流水账一样，把自己这一辈子好好地整理了一遍。

他想起去年的有一天，京城一位著名的电视策划人提议把出生于1949年10月1日，也就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中国公民统计一下，和中央电视台一起搞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。消息被他的老婆郭凤莲带回家来，老咎说：“这好的事情却临不到你，本来你也该跟我一天生的，怪只怪你娘是个慢性子，把你在肚子里又憋了一夜，我娘是个急性子，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我娘咕咚一声就把我生了下来，谁要是不信，有名字为证。”老咎的名字叫咎起来，他的老家是南方乡下一个名叫乌山洼的村子，那地方的人说话都夹舌头，又不会念普通话，把“咎”和“站”念的是一个音，何况毛主席当时也的确是那么喊的，喊声通过钉在墙上的木匣子传出去，山里的老百姓都听了个大概，于是老咎的爹，那个名叫咎德高的年轻农民，就随口给儿子取了这个名字。

乌山洼的咎氏家族，是一个不兴旺也不发达的家族。远古时期情况弄不太清，咎起来的会喂母牛的爷爷，在他小时曾经一边喂牛，一边给他诉说家族的近代史，说咎家过去一直世代单传，也就是一代只有一个独子，中间有两代因为某种缘故还差点儿断了香火，要不然这么

金 书架

【 002 】

1968年，咎老牛为这五个儿子的名字蒙冤而

死。

大的一个中国，姓咎的人怎么这样少呢？这么好的一个咎字，怎么好多的人都不认识呢？咎起来成年以后回想这话，觉得单传还真是个问题，这玩意儿就像革命时代的单线联系，一个联络员死了，消息也就断了，所以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把密电码送到自己同志的手中。咎起来的爷爷因为会养母牛，得了个外号叫咎老牛，咎老牛再往后说就财大气粗了，一脸劳苦功高的模样，噗的一下把一个黄豆包子塞进母牛的嘴里，拍拍手说，是他才把形势扭转过来，他千挑万选，选中了一个肥屁股大奶子的良家女子，一乘轿子娶进家门，到家一鼓作气给他生下五个儿子。

咎德高是咎老牛的长子，咎老牛的下一代是“德”字辈，接下去是咎起来的四个叔叔咎德文、咎德柱、咎德云、咎德弟。这一连串抑扬顿挫的名字，都是没有文化只会喂母牛的咎老牛自己想出来的，德这个德那个，完全取决于他当时一些乱七八糟的念头，比方老大叫咎德高，是因为咎老牛个儿太矮，赶牛下田鼻子只齐着牛屁股，从对面来只看见牛看不见人，不明底细的还以为是他喂的牛懂事，能自己拖犁打耙。咎老牛受够了别人的嘲笑，他迫切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比自己高，至少要比牛屁股高一个头吧；老二咎德文生下地时像只小鸡，咎老牛想他以后身体好不了，长大了找口轻松饭吃吧，不能再跟自己一样，一辈子跟在牛屁股后头打转，得学点儿文化，叫德文；老三咎德柱和他二哥恰恰相反，简直是头小牛犊子，他娘生他差点儿挣死在土床上，鲜血流了一脚盆，咎老牛想这人将来是个武把式，叫德柱好了；生老四德云那年闹饥荒，咎家从头到尾已经有了六个人，咎老牛手里捧着一小袋粗粮，说大家匀着点儿吃吧，就把老四叫匀娃，后来上户口的说那个匀字不好写，给包办代替地写成了云；老五德弟的名字不用说了，吃够苦头的咎老牛不想再往下生，女人毕竟不是母牛，屁股再肥奶子再大，生多了也会招架不住，这是最后一个，前面四个都是哥，这个就叫德弟。

1968年，咎老牛为这五个儿子的名字蒙冤而死。十九岁的咎起来把五个父辈的名字按照顺序，写在一张人民日报的白纸边上，用

野莽

人活一世

【 003 】

他所谓的高中文化翻来覆去地分析了一遍，完全相信这些名字的产生都是随意的、即兴的、不连贯的、不系统的、没有任何阶级目的的。但是这只是咎氏传人单方面的想法，当时乌山洼的造反派却不这样认为，他们决不责怪自己是夹舌头，而说别人恶毒，咎家五个儿子的名字是何等的恶毒呵，一个一个都影射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，不信你们就一个一个地听，最初一个是咎德高，这是最好的一个阶段，还站得比较高；接下来一个是咎德文，虽然不是太高了，但是还勉强站得稳；再下来一个是咎德柱，虽然不是太稳了，但是也没有大的摇晃，还站得住；再下来一个是咎德云，这就有点儿站不住要倒的意思了，站得发晕；再下来最后一个咎德弟，陡然站得低了，比起老大咎德高来，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。贫下中农同志们呀，你们把这五个名字联系起来，不是说社会主义一站不如一站吗？喂牛老汉咕咚一声被那番考证吓死在地，为此他付出了一个富农的生命。

长子咎德高也付出了生命，但是他的死和名字没有关系，只和成分有间接的关系，和国际形势有直接的关系。1950年8月21日，中国发起了土地改革运动，乌山洼的土改工作队，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，把咎老牛家划成了富农，这个阶级成分的依据是他家有十亩地，有一头牛，而且是一头母牛，母牛一年的生产量是一至十头小牛，再说贫下中农连老婆都讨不起，而他的老婆还是一乘轿子抬过来的呢。咎老牛当初不大明白当富农是不是坏事，咎德高却知道至少不是好事，但究竟坏到什么程度他仍没有充分的预料。咎德高只听说毛主席让自己的下级给自己的爹妈也划了个富农，这么说他们和毛主席还是一样的成分。一样就好，咎德高这样往好处想着，就劝他爹不要害怕。

划成富农的时候咎德高二十岁，咎起来九个月才过几天，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富农娃了。那个年代中国人民喜欢学苏联老大哥，抓紧娶婆娘，使劲生娃娃。苏联女人生上四个娃娃就是母亲英雄，斯大林元

金 书架

【 004 】

咎德高当时可能还想，如果他是贫农的儿子，兴许他还不想去呢，正因为去是一种破例，所以他才去破这个例了。

帅给她们颁发勋章，中国没给女人制定指标，能生多少就生多少，自己看着办，实在生不下来政府也不见怪。年轻力壮的咎德高完全可以像老爹咎老牛那样，为国家再发展五个人口，但是他媳妇只生了咎起来一个就停止了，他们明显地开了历史的倒车，使咎家又一次回到危险的单传时代。像这样的事情那时候很不普遍，原因并不是咎德高真的站得很高，在当时就具有马寅初教授的目光和智慧，本来他不会亚于老爹咎老牛的，是一件猝然临之的国际大事，剥夺了他成为父亲英雄的权利。

新华社 1950 年 8 月 28 日的消息说，美帝国主义出兵攻打朝鲜，打下朝鲜接着还要来打我们中国。朝鲜是中国的北大门，中国得帮助朝鲜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去，把自己的北大门紧紧地守住，凡是年满十八岁的中国青年都应该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，贫下中农的儿子可以去，地主富农的儿子也可以去，因为朝鲜不仅是贫下中农的北大门，也同样是地主富农的北大门。1950 年的冬天，小咎起来一岁零一个月，在他当时的记忆或者后来的想像中，乌山洼锣鼓喧天，鞭炮震地，长得真比牛屁股高出一头的咎德高，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，棉裤棉袄棉帽棉鞋是绿色的，胸前的花儿是红色的，把他爹打扮得雄赳赳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后就再没回来。

咎起来揣摸着他爹当时的心理。咎德高的参军完全是对祖国的感激，祖国看得起他，相信他，需要他，没有把他这个富农的儿子当成异己，怀疑他一上战场就把枪口调过来对准战友，有难的时候才号召他也拿起钢枪，保卫祖国。咎德高当时可能还想，如果他是贫农的儿子，兴许他还不想去呢，正因为去是一种破例，所以他才去破这个例了。咎老牛有五个儿子，老二咎德文长大后果然体弱，特别是眼神儿差，上战场美帝国主义一枪就把他打倒了；老三咎德柱正跟一个贫农的女儿搞对象，千万别为这事把他们的好事搅黄，让他们快把生米做成熟饭，富农和贫农一掺和，就像把杂粮掺在大米里，煮出来的粥虽然比不上纯净的大米，却比杂粮要好吃；老四咎德云不够

野莽

人活一世

【 005 】

咎德高坚决要去朝鲜作战，可能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，那就是一人当兵，全家光荣，他想用当兵的光荣来改变富农的不光荣，这个道理又像把大米掺在杂粮里，由他来扮演大米的角色。

十八；老五咎德弟还在上学。咎德高算过来算过去，只有他这个老大是最合适的。老大合适可是老大已经有媳妇，并且还有儿子了，违背了未婚青年参军入伍的原则，面对政府的征兵人，咎德高没有采取隐瞒的办法，他只是坦白地要求着，你们一定要让我去啊，不要嫌我有老婆娃子，有老婆娃子其实比没有老婆娃子好。征兵人问，这是为什么？咎德高激动地说，因为我死了还有后人，我死了后人还能为我报仇，继续打倒美帝国主义！征兵人被他的赤诚深深地感动了，提起笔来，在他志愿表上的婚否一栏，当着他面填了一个“未”字。

咎德高坚决要去朝鲜作战，可能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，那就是一人当兵，全家光荣，他想用当兵的光荣来改变富农的不光荣，这个道理又像把大米掺在杂粮里，由他来扮演大米的角色。咎德高虽然对征兵人说到了死，但他心里希望的却是活着回来，他只想在咎家的大门上挂块光荣匾。光荣匾挂上了，开始是一块，上面写着军属，想不到后来又多了两块，上面写着烈属。咎德高对征兵人说的话果然应验了，美帝国主义一颗罪恶的炮弹飞来，他的血肉和朝鲜人民军筑在了一起。咎起来回想他小的时候，一看抗美援朝的电影就会想起他爹，咎德高的脸在他的印象里已经模糊，他看着电影里的志愿军战士个个都是他爹。那时候隔一段日子就要看一场《上甘岭》，有个女战士坐在山洞里唱主题歌，一条大河波浪宽，小咎起来的眼泪就像那条大河一样流个不断。

1953年的7月27日，美国陆军中将哈利逊和朝鲜南日大将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，接着彭德怀将军签了协定的中文版，金日成元帅签了协定的朝文版，马克·克拉克上将签了协定的英文版，这三种文字的协定标志着朝鲜战争的正式结束。能回来的都回来了，不能回来的就永远留在了朝鲜战场。将满四岁的小咎起来恍惚记得，有一天上面来了一个人，把一块名叫烈属匾的木牌往他家的门头上钉，门头上的木板太硬了，铁钉子怎么也钉不进去，那人一锤子

把自己的手背给砸了，疼得捂着手背直吸溜，后来把那块木牌往他娘手里一塞说，有空儿你自己钉吧。他娘哭得披头散发，一直没把那块木牌钉上门头，她把它放在了床边的柜顶上面，每晚睡觉的时候都把它死盯盯地看着。

咎起来还记得那年春天，以后才查出准确的日子是3月6日，上面发下来很多白纸扎的小花，说是斯大林爷爷昨天晚上死了，中国人民都要戴孝，大人小孩胸前一人戴一朵。小咎起来奇怪地追问发他小白花的人，我的爷爷不是咎老牛吗，怎么这个姓斯的也是我的爷爷？发他小白花的人说，他不仅是你的爷爷，而且也是我的爷爷，约瑟夫·维萨里昂诺维奇·斯大林同志，是我们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爷爷。小咎起来听不懂这些古里怪气的话，又问，我爹死怎么不叫我戴孝，这个爷爷死怎么要叫我戴孝呀？那人被他问得眼睛一翻，转身就问他娘，这是你家的儿子？他爹是谁？你们什么成分？他娘想了想说是富农，那人眼睛又一翻，把他们母子俩的两朵纸扎的小白花从胸前摘了回去，嘴里说着乌山洼才是怪了，怎么把富农也叫来了呢？他娘说可是他爹死在朝鲜啊！那人再也不理他们，他娘呱呱一巴掌打在他的小脸上，接着就转身带他回家去了，一路上走得飞快，鼻子里吸吸溜溜地响着。

小白花事件过去了不到半年，八月里的一个阴天，小咎起来正跟他娘在野地里扯猪草，忽然从地边上走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，冲他娘问，喂，你是咎德高的媳妇吗？他娘回答说是的，又问他，你贵姓？干部说，免贵姓罗，土改复查工作队的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经过复查，你男人家的富农成分划错了，因为你男人家虽然有十亩地，有一头母牛，但他们主要是自己耕种，农忙的时候雇几个人，那只能算是轻微的剥削。他娘突然呆在了那里，罗干部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小本本，翻到其中的一页说，你不相信？不相信我就念给你听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，括号，1950年8月4

罗干部收起手里的文件又说，根据这个精神，你男人家不应该是富农，而应该是富裕中农。

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。决定中说，富农剥削的方式，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，括号，请长工。此外或兼以一部分土地出租剥削地租、或兼放债、或兼营工商业。而中农呢，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。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。另一部分中农，括号，富裕中农，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，但非经常的与主要的。他娘还是愣在那里，除了听说管德高家的成分划错了，其他的话一个字都听不懂。罗干部收起手里的文件又说，根据这个精神，你男人家不应该是富农，而应该是富裕中农。他娘还是愣着，手里的猪草一根一根地掉在脚下，罗干部这下也愣了说，你这个蠢女人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别看这富裕中农比富农中间还多两个字，可这是由一个阶级变成另一个阶级了哇。

罗干部说完这话走了，野地里只剩下小管起来和他娘，他娘手里的猪草已经掉光了，人也从发愣中缓过气来，这下才小声地嘟噜说，要是早查出不是富农，小白花我们不是就能戴了吗？小管起来气哼哼地说，你别想叫我戴小白花，我爹死都没人给我戴小白花，别人死我为什么要戴小白花？他娘的脸霎时变成了小白花的颜色，用扯猪草的手把他的嘴给一把堵住了。

二

管起来接下来想他的学生时代。1956年9月1日，小管起来七岁差一个月，他去屋后的乌山洼完小上学了。上一年级，他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个女的，上二年级，他们的班主任老师换成了男的，这个男老师蓄着一个大背头，头发差点儿有女老师那么长了，个子又细又高，屁股却又小又尖，乌山洼完小除了大门，所有的教室门都比他要矮两三寸，每次进来上课他都要勾着脑袋，走上讲台站直了身子，就像竖在半天云里一样。小管起来和这个高个子男老师一见如故，后来他无数次回忆起他们之间的关系，觉得似乎一切都是前世注定，

一半的同学都站起来了，可是嘴里仍然念的是站起来，牛老师黔驴技穷了，咚的一屁股坐了下去说，我也是中国人民，可是我已经站不起来了！

今生有缘。一年后这个男老师居然成了他的继父，好像这是老天爷故意为他们做的安排，不过那时候当事人他娘还不知道。男老师姓牛，乌山洼的学生很多都是夹舌头，把他叫成了刘老师，牛老师是一个外籍的老师，说一口和广播里一样的普通话，听到同学们错误的发音，觉得很有必要进行纠正，就在语文课上抽查了一个叫他刘老师的男同学。那个男同学名字叫孙那福，和咎起来住在一个队，全班数他个子最矮，坐在教室第一排的正中，牛老师点孙那福站起来，用正确的汉语拼音反复教了他三十遍。牛老师说：请你跟着我念，niu 牛！！niu 牛！！niu 牛！！——牛老师的牛！孙那福就跟着他念：liu 刘！liu 刘！liu 刘！！——刘老师的刘！同学们哄堂大笑，欢乐的笑声穿透教室的窗纸，扩散到学校的操场，惊动了学校的全部师生，男女老少一百多人围到二年级班的窗口来看热闹，说普通话的牛老师脸红了，放下教鞭叹口气说，算了算了，就叫刘老师算了！

牛老师嘴上是怎么说的，其实并没有甘心失败，下一次语文课上暂时放弃了自己的姓，却拿小咎起来的姓做着训练。牛老师说：请大家跟着我念，zan 咎！zan 咎！！zan 咎！！——咎起来的咎！以孙那福为首的夹舌头同学们就跟着他念：zhan 站！zhan 站！！zhan 站！！——站起来的站！牛老师挥动手中的教鞭威胁着，你们再这样笨就真的都给我站起来！一半的同学都站起来了，可是嘴里仍然念的是站起来，牛老师黔驴技穷了，咚的一屁股坐了下去说，我也是中国人民，可是我已经站不起来了！同学们又哄堂大笑，牛老师也笑，牛老师笑的时候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本身就特别可笑。小咎起来觉得那次牛老师举出他的姓来做例子，正是和他结缘的开始，他甚至认为牛老师本人的姓也是冲他来的，为什么在百家姓里偏偏要姓一个念都不好念的牛呢？原因是他的爷爷喂牛，叫咎老牛，牛老师后来住进了他家，不就成了他家的牛吗？牛老师的名字叫牛家魁，想不到一年以后，这个语文老师名字又闹出了一个语文方面的笑话，那是在

事后一个凄寒的深夜，他后悔得直用巴掌拍打自己的小肚子，你为什么储存了这么多的水分呢？你这不是阴谋陷害我是什么？

1957年。

1957年，人民日报说北京出了一个罗隆基，又出了一个章乃器，他们一个躲在民盟党，一个是躲在民建党，向共产党射出了阴险的毒箭。以他们为首的右派分子像秋蝉一样叫嚷在中国大地，于是一场反右运动开始了。右派从上到下，从大到小，划到了他们这所偏僻的乌山洼完小，这所完小包括校长在内总共有十个老师，按照上面发下来的指标，十个人里至少要划一个右派，从形势上看当右派肯定是个吃亏的事，划谁好呢？十个老师沉默着，都不发言，校长又动员了一遍，大家还是沉默着，都不发言，这时候坐在门口的牛家魁老师一泡尿憋不住了，起身到厕所里去撒尿，九个老师便同时想到了他的身上，经一个老师提名，八个老师同意，牛家魁老师的右派一举通过，事实是那次夹舌头的同学把咎起来念成站起来，牛家魁老师气得一屁股坐下去后，嘴里说出的一句右派言论。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牛家魁却说他已经站不起来了，那不是和毛主席对着来吗？毛主席是谁？毛主席是党，毛主席是社会主义，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是右派是什么？牛家魁老师去厕所撒了一泡尿回来，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指标里的右派。事后一个凄寒的深夜，他后悔得直用巴掌拍打自己的小肚子，你为什么储存了这么多的水分呢？你这不是阴谋陷害我是什么？骂完小肚子又骂自己，你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会儿？难道世上真有活人被尿憋死的事吗？

通过牛家魁老师的满腹牢骚，说明了他至此还不明白，他的右派并不是出于膀胱的阴谋和陷害，即便膀胱里没有那么多的水分，即便他再坚持一会儿，右派帽子归根结底还是他的。其实问题出在他太认真，妄图在一个住满夹舌头人民的乡村，推广汉文字的正确读音。下一个星期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，每一张都对准了牛家魁老师，其中有一张大字报是一个五年级的学生执笔写的，那个可敬的小左派不会写“魁”，把标题写成了《打倒右派牛家鬼》。这个错名

以后就成了牛家魁老师的代称，直到滚出乌山洼完小去劳动改造，被生产队会计写在工分册上的名字都是牛家鬼。牛家鬼就牛家鬼，报纸上把右派称做牛鬼蛇神，他一个名字把四样东西占了两样，证明是个天生的右派。划为右派的牛家魁老师坚决不回外地老家，可能是无颜见江东父老，也可能是不想伤害在那里等着他的一位姑娘，宁可下到完小附近的村里，那就是小旮起来家住的乌山洼村，后来的乌山洼人民公社第三大队第八生产小队。

这件事促成了牛家魁老师成为小旮起来的继父。那时候每个村里都有三间公屋，木板楼上一一般是装粮食的仓库，楼下中央一间用作开社员大会，左右两间码放农具。右派牛家魁到乌山洼村劳动改造，使村里派人把两间屋的农具码到一间屋里，腾出一间来给他住。这间粮仓下的公屋除了用做卧室，还兼作厨房和卫生间，牛家魁早晚在门口烧火做饭，夜里把尿哗哗啦啦撒在墙角一只粪桶里，天亮后把它倒在门后的油菜地里。公屋的门比教室的门更矮，牛家魁每次出进仅仅勾腰不行，还要大幅度地撅着屁股。牛家魁的屁股比当老师的时候更加瘦小，更加尖锐，就像一根细长的竹棍从中折断了一样。小旮起来的娘知道这个右派过去待小旮起来好，现在就让小旮起来更好地去待这个右派，她让小旮起来把家里的好饭和好菜送给牛家魁吃，又让小旮起来把牛家魁的脏衣服抱回家给她洗。牛家魁的饭量大，他的肚子是按个子长的，无论送多少东西都能一顿吃个精光，衣服也长，他的衣服也是按个子做的，一件能顶爷爷旮老牛的两件以上。

1958年，小旮起来读到三年级，全国的农村都热火朝天了起来。到处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改成了人民公社，到处的人民公社都在喜获粮食大丰收，和他们队交界的乌山洼人民公社第三大队第七生产队，突然放出一颗大大的卫星，说是在一亩早稻田里收了36956斤稻谷，七队的队干部们估计有人不会相信，就专门留下二亩二分田不割，请中央的首长、全国各地和省、县的同志们，坐着汽车到这里

野莽

人活一世

【 011 】

来亲自参观。乌山洼完小就坐落在公路边上，那时候放学回家的路经常被一辆一辆的汽车堵死。九岁的小咎起来第一次看见汽车，几十岁的乡亲们也是第一次看见汽车，大家都忘了自己是典型公社丰收农民的代表，一个个咧着大嘴巴，露着黑牙齿，用糙巴巴的手反复摸着汽车的脑袋，实在也想不通地说，你狗日的这大个子，也不吃草，驮这多人还跑这快！小咎起来也用手摸过汽车的脑袋，但他曾听教常识的老师讲过，汽车是喝汽油的，拖拉机是喝柴油的，他没有在可爱的乡亲们面前献丑，他小小的心里暗暗地产生了一个理想，长大了他要开汽车。

认识到要实现这个理想有一定的难度，是小咎起来亲眼看见爷爷咎老牛被生产大队的人抓去斗争。生产大队的人把咎老牛押到那二亩二分未割的早稻田里，让他脱了鞋站在密密麻麻的稻谷中间，咎老牛本来和稻谷是一样高的，但是两只光脚插进了泥田，在观众们的面前就显得比稻谷还矮了，领头的是他们班孙那福的爹孙长寿，刚当了大队长的孙长寿说，我们的卫星升上天了，一亩早稻田产了36956斤稻谷，全国的贫下中农都相信，就你这个富农不相信，你说我们吹他妈的个×！小咎起来的娘突然拨开人群，站出来大声喊道，上面给我们家复查了，我们家不是富农，我们家是富裕中农！孙长寿说，不是富农会这样跟我们作对吗？我看应该再给你们家复查一下，让你们家还是富农好了！现在全国都在创高产，争上游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快马加鞭，一日千里，三年就要到达共产主义，到那时中国人民就会天天吃大米干饭，顿顿吃猪肉包子，我们将来的贫下中农就是你们当年的地主富农！小咎起来在大人缝里听孙长寿一口一个富农，而且还和地主连在一起，不由得联想到五年前从他们母子胸前摘下小白花的那个人，心里立刻悲观起来，觉得将来汽车开不成了，最大的可能是往汽车上搬运稻谷。

咎老牛挨斗的那个夜晚，小咎起来拉着他娘的手纠缠不休，我

他娘无法回答儿子的追问，就敷衍塞责地说，没准儿问题还是出在那十亩地和一头母牛身上，还有你奶奶坐的那乘轿子。

们家怎么一会儿富农，一会儿富裕中农，到底是富农还是富裕中农呀？他娘想起五年前在野地里遇见的那个罗干部，直后悔没问他在哪里住，当的什么官，以后到哪里可以找他，直后悔没把他手里的那个小本本要过来，上面的字她不认识，儿子长大不就认识了吗？他娘使劲儿地想着，想那个罗干部对她都说了一些什么，想来想去还想起不来，因为当时就听不懂，也记不住。他娘无法回答儿子的追问，就敷衍塞责地说，没准儿问题还是出在那十亩地和一头母牛身上，还有你奶奶坐的那乘轿子。咎起来记得，从那晚开始，一直到1979年，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，他恨透了那十亩地，恨透了那一头母牛，也恨奶奶坐的那乘轿子，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抬她，从她娘家到乌山洼才多远一点儿路程，就算是小脚走不动路，牵头牛骑着过来也行的呀。那夜小咎起来的奶奶坐在屋角里纳鞋底儿，纳来纳去还在那一针上，她也为做新娘时的那乘轿子悔得不行。真是不该坐呀老牛，小咎起来的奶奶突然没头没脑地说出一句话来，一针锥在了她的手指头上，一滴红鲜鲜的血珠子冒了出来，把他们娘儿两个吓了一跳。咎起来记得，两年以后他奶奶饿得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时，对他爷爷说的也是这句没头没脑的话，真是不该坐呀老牛。

小咎起来记得，那夜他们三人坐成一个三角，正生着土地、母牛和轿子的闷气，忽然有人哐的一下把门撞开，一看是爷爷咎老牛，在卫星田里挨完斗争的咎老牛回来了。小咎起来娘赶快倒碗水给他喝着，又忙着去盛锅里的饭。咎老牛像头饿坏的老牛，几口喝干了碗里的水，几口又吃光了碗里的饭，水饱饭足之后，就摸过他竖在屋角的黄铜长杆烟袋，坐在床帮子上装烟点火。小咎起来不识时务，凑到床边去问，那块田里的稻谷怎么长得那样密呀？咎老牛怒气冲冲，长烟袋还刚喂进嘴里，他拔下来往地上狠命一磕，地上立刻陷进一个大坑：密，密他娘的个×！那是从别处割了栽到田里的，老子种了一辈子稻谷，老子连这点假都看不出来？咎老牛骂完了，烟锅里的烟也熄

小咎起来一眼就认出那是牛家魁老师的字，无论大字小字，笔画都写得和他的身子一样细纤纤的，看着就像饿饭的人。

了，就又重新点燃喂进嘴里，他的嘴唇气得一抖一抖，一汪口水顺着烟嘴往下淌着。

人民公社一成立，接着又办人民食堂。社员们连人都是公社的，吃喝拉撒就也应是公社的。所有社员家的灶都拆了，锅都砸了，一家老小都到人民食堂去吃大锅饭。乌山洼公社第三大队第八生产队的食堂是过去的一个牛圈，土砌匠把一方木栏杆拆了，砌上一堵土坯墙，墙外搪了一层掺了谷壳的田泥，上面用白石灰浆写着四个大字：食堂万岁！下面还有十个小字：社会主义好，吃饭不要钱。小咎起来一眼就认出那是牛家魁老师的字，无论大字小字，笔画都写得和他的身子一样细纤纤的，看着就像饿饭的人。小咎起来每天一放罢学，第一件事就是端起一个乌红的大窑碗，跟着他娘一道，向着牛家魁老师写的那十四个字走去。有一次在食堂门口，小咎起来看见牛家魁老师手里端着一只大碗正往里走，大背头没有了，头皮精光发亮，便凑过去叫了他一声，牛老师，我看见你在墙上写的字了。牛家魁看了他们母子二人一眼说，我现在不是老师，你就不要再叫我老师了。接着又火速看了周围一眼，见没别人就小声道，那是大队干部叫我写的，我心里想着食堂万不了岁，手上差点儿写成一岁了，别看现在吃饭不要钱，以后要付出代价的。九岁的三年级学生小咎起来，此刻对代价两字的理解远不如老师深刻，他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现在不给钱以后还会给钱，就像借了人家的东西早晚要还一样。

家家户户拆下的灶土挑到庄稼地里，成了下季播种的火粪，砸了的破铁锅则扔进遍地都是的小钢炉，炼出像鸡屎一样曲扭拐弯的小铁疙瘩。咎起来记得，每天在食堂吃罢最后一顿饭，他就跑到炼钢炉边，在火光映红天空的暮色中，一边看着他娘把一杯一杯的开水送给炼钢的英雄，一边在工地上捡铁鸡屎玩儿。咎起来一生的记忆中，那千奇百怪的小东西是他童年时代最可爱的玩具。除了小咎起来谁也不会知道一个秘密，在那段火红的日子里，最拥护大跃进的